

银蛇随雪飘去,龙马撒蹄而来,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过年的风俗。

蒸团
团是家乡的一种点心, 准确地讲应该是面团或粉团。它是由米面又叫粉面揉和成团笼蒸而成。团又是一种特殊的点心, 不是特殊的材料上,也不是特殊的制作,是特殊的意义上。

团的制作非常简单,将糯米(往往掺一定比例的粳米,要不然太粘)碾成面粉后,不需要发酵,直接揉成面团,放到蒸笼上蒸,一炷香的工夫,差不多熟了,晾在搁板或饭桌上,待凉透,再“养”到水缸里。

每年一进腊月,每家每户就开始张罗磨面粉。最初用石臼舂, 一个不很大的四角石臼埋在地里, 有一根长长的圆木,一头装上带铁齿的直棍,一头削扁用脚踩,小时候曾跟在妈妈后面参与过这项劳动。这件器物高邮孟城驿里还完整地保存着。也有用石磨磨的。边春边磨边筛。筛面粉有专门的筛子,那叫罗筛,筛眼很密,筛出来的面粉很细腻。再后来用粉碎机打,打出来的面粉似乎不如春或磨的细,也差了一点味道。

面粉备好了,选择一个日子蒸团。男子和面,和面是力气活,和透后,捏成条状,再均匀地一块块摘下来,与炸油条前道工序相同。女人们搓团,把一块块面坯搓成圆的团。接着就是上笼蒸。那时候大多数人家是连家灶,即灶房与住宿的房间连在一起,而且是小两间三间,或者是小屋子,面积很小。男男女女挤在一个小屋里,有笑语声,有热气腾腾,有香烟袅袅,那气氛,让人温暖,让人快乐。刚出笼的团,油油的,粘粘的,软软的,特别诱人,特别爽口。

团蒸好了,还要蒸一只团圆饼,把面团摊成圆形,再用面坯捏出各种农作物,如菱角、莲藕、稻穗、芋头,出笼后点上红,寓意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年年有余。

蒸团是老人家一年一度必须进行的一项活动, 似乎也是迎接春节的一项仪式。再穷的人家,团总得蒸的,不过多少而已,质量好歹不同。

团的吃法有很多种,可以放在粥锅里烫,煮粥时团随冷水下锅,粥煮好了,团也融了;可以放在饭头上蒸,煮饭时待饭锅收汤时,放几个团进去,再烧上一两个草把,饭熟了,团也蒸透了;可以切成片子,用油炸,不过一般人家不会这样吃,那时候油太珍贵,有多少人舍得炸团呢;也可以切成片子晒成干子,或在粥锅里烫,很有嚼劲,或在炒米机里烘,很脆很香。家庭经济宽裕的人家,团一直吃到三月底,甚至半年。农人说,“打了春,赤脚奔”,春节一过,差不多就开始了农事活动,吃粥两泡尿就完了,吃团熬饿。

条件好也很讲究的人家,会蒸一些带馅心的团,比如赤豆团,把赤豆捣成豆泥,搓成小圆球,包进团里,但这种团,不宜久存,时间长了会酸,会糜烂。

随着大批劳动力的外出,随着各种点心流入农村,老人家蒸团的习俗被点点消解,春节前蒸团的家庭越来越少。

前些年,姐姐和族嫂托人带了几十只团给我,“养”在一个陶瓷盆里。妻子每天早晨下面条时,放一只到面汤里,虽然没有馅心,是实心团,也没有什么花式,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普通的团,但吃起来,有嚼劲,有余味,我一点也不厌烦。妻子感到奇怪,因为我平时不吃点心,哪怕是富春包子。妻子的老家没有蒸团习俗,自然不懂得其中的意味。

团,还有团圆之意。老家人在蒸团中寄托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在外的游子,每年都天南海北往家奔,不就奔着团圆而来吗?

老人家蒸团的少了。我想,不久的将来,不再有人蒸团,知道以及懂得团的人也会更少。人们对故乡的牵挂之丝缕是不是也会一根根地少了断了。

卡也,超市购物券也。

刚结婚的那五年,一到腊月,就开始往家里搬年货了。你说,咱有三个叔叔,两个舅舅,还有小姨,再加上爱人那头,加起来,正好十户,这年货再少也得用三轮车来运.那些个年月,瞧着年的来近,心儿真的开始有些紧缩,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年货的质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我们的长辈们。

那时,每次去置年货时,妈总会在一旁叨叨,不能怕烦,要一看二摸三敲敲。知道知道,总会一边安慰妈,一边又聊起那年的年货。

也是,那年根据电视上的广告,特意花了大价钱,去我们这最大的超市,购得十盒“银耳莲子羹”,喜滋滋地回来。不想第二天,调皮的小儿经不得盒子上图案的诱惑,私自打开包装,被外婆瞧见,忙上前加以阻止。说时迟,那时快,“咕嘟”一声,一个方形的玻璃瓶跌落地上,惊得外婆眼都直了。小儿见状,立刻在一旁哭闹开了,撕扯着盒子里掉下的装着灰色的像猪糠一样的食品,撒得客厅到处都是,不停嚷嚷,不像画上的,骗人。我妈顾不上安慰小儿, 用食指蘸着食品放嘴里尝。记得,等我们回来时,妈是一脸的严肃,问:“买的什么呀? 找店家去。”边说边将剩下九盒拎到我们面前。等我

年俗三题

□ 蒙龙

腊月廿四的小年过后,大人们就张罗着请人写对子。对子,就是春联。当时,帮人写对子最多的要数村里的姚老先生。老先生教过私塾,文化水平高,字又写得好,一手正楷,真是了得。春节前的十天八天,老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村东村西排着队请他写。老先生随和,都是村里人,不便推辞,只得起早带晚写,戴着深度眼镜,眼睛写成了一条线,顾不上吃饭,小解都是连跑带溜,一直写到大年三十上午才结束。

老人不大的屋子里,有人夹着红纸兴冲冲地来,有人卷着对子喜笑眉开地走,那该是怎样温馨而生动的场面。

我们家的对子,起初是祖父写。祖父也是村里的文化人,字写得不赖,请老人家写对子的人当然也不会少。我在一旁帮着裁纸、研墨、按纸。后来,祖父的年龄大了,就让我写。那时,学校里开习字课,每天下午都有一节课专门练习毛笔字,老师还用红水毛笔批改,写得好的字,会在字上画上一个圆圈,以示鼓励。我这个岁数的人,说不上字写得有多好,但一般都能拿起毛笔写出点意思。

我不知道,那时店里有没有对子出售,但我们村上每家的对子都是出自村人之手。对子的内容来得很直接,大多选毛主席诗词。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别出心裁,搜肠刮肚地想出一两条。拿正规的对子标准衡量,肯定是不合格的,有时也仅仅是字数相等而已,但也是一种锻炼。

村里人对对子的内容以及字写得如何,没有太多讲究,用他们话说,图个吉兆,图个热闹。有粗通文墨者,大门上的对子请人写,“鸡生大蛋”“猪养千斤”之类就是自己写写。

大年三十傍晚,走在青砖小巷中,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着红红的对子,包括猪圈鸡窝上也都贴着红艳艳的纸条,洋溢着热烈和喜庆。旧年的劳顿就此结束,新的愿望从此衍生。

刻花边

过年,每家每户不仅贴对子,还贴花边。花边是贴在门楣上的长方形刻纸。花边上有文字,如欢度春节、吉庆有余,也有图案,如蝙蝠、如意。与对子的作用一样,花边的色彩是明艳的,内容是喜庆的。寒风里,一张张花边飘起来,还真有味道。

记得很小时候,家里贴的花边要么是从城里买的,要么是从亲戚家匀的。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和几个小伙伴自己动手刻花边。

我来一张陈年花边作为模子,按照模子大小,裁好纸,然后将一叠裁好的红纸固定在一块板子上,用大小不同的刀抠出一个个洞,几经捣鼓,成了花边。刀具也是自制的。正巧,当时大队办了一个砂轮厂,有砂轮可以打磨。我们找来废弃的钢锯条,请师傅为我们制作,有很尖很尖的尖刀,也有扁刀,再讨一块丢弃的砂轮,刻制时磨刀。师傅磨出的刀还不能使用,因为锯条很薄而且有锯齿,必须用布条在锯条的一端缠出刀柄。最好再找一块松香,刻的时候时不时摩擦刀锋,起到润滑作用。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就着手刻。第一次刻的时候,用力不直不匀,猛一下劲将刀折断了。又请师傅加工一把刀。第二次刻,知道用力要垂直,而且要一刀直下,如果刀在纸里左右晃动,不仅刻缝不齐,也极易损坏刀。图案简单的,一版一天带个晚就差不多了,复杂的时间要长一些。每刻一版都要拿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看,他们一表扬,更来劲。一版才二十张,仅自家使用三五版就够了,如果给别人刻,说不定得刻十天八天。有时,几个人还将自己刻的花边拿到一起比,看谁刻得整齐美观。当三十晚上,家里贴上自己刻的花边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现在,花边还是年年贴,但有哪一家孩子会动手刻花边呢,没有了。

卡里年货

□ 陈惠萍

们弄清原委,顾不得一天的疲劳,两人一手三两盒,鼓鼓囊囊着在小巷子里左冲右突。到得店家,捧上盒子。没想店家比我们厉害,干什么呢? 有话好说,购物小票拿来。“小票?”从来买东西就不习惯取小票,哪来小票?这回店家立刻严肃,一口否认,说我们想赖着他们!

几个高大的工作人员立马将我们推出门外。周围已围了一圈人,那一刻,我们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后,也不知道是谁的建议,过年时,我们就不再大包小包地辛苦往家中运年货。揣上钱,去越信誉好的超市,十分钟,年货就会被搞定。这样的提议,真是轻松了我们,也幸福了我的那些长辈。年后好久,见着他们,还会高兴地告知,吃的用的还是你们过年时给我们备的呢!

瞧着他们,阳光下,脸儿乐成了一朵朵大菊花,我们也会跟着乐,在心底暗暗盘算着,今年的春节,我们得为他们的年货卡里再多充些我们的“爱”呀!

在人民路上,哈着热气的清晨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 饺面、煤炉、猫狗、乞丐、招呼、买卖,这些词汇非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烟火。是的,人民路是人民的路,自然是氤氲着俗世的温暖。我从北门大街上人民路,看不见当年老城的繁华富庶,以至于心里怀疑马可·波罗那句“城市很大、很繁华”是不是吃了驿站的双黄蛋才在日记里写下这么几个让小城骄傲了多少年的字句。

这个早晨,我要从这里上人民路是为了去看一个早就闻名的故人。街上可关心的事情很多,譬如,我亲耳听见一个男人呵斥家猫,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显然像呵斥自己的孩子。但是,今天无心细细研究,推着没有一点电力的车子朝人民路上去。早上出门电瓶车就没有电, 行路之难有点独特的寓意: 好像车子也知道我要去见一个古人,这是穿越时光的行为,自然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朋友站在约定的地点等我,他端着单反对着门口墙上挂着的咸货拍摄,完全不顾那斑驳的墙上有一块很重要的文字铭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邮当铺。这么一个大人物蜗居在这老街之中,我到今天才来拜谒,不能算我迟到,是因为我到今天才想来。看景点和见人一样,讲究机缘与兴致,有些人天天在一起未必是相见,有些人不必急着去见,迟早会惊艳地相遇。到这当铺也是这样,只是这个早晨想来,便推着没有电的车子却兴致勃勃地到达了。

高邮古有南北二当铺最有名,南当铺已毁,只有人民路上北当典尚存。行当兴衰也好似人世,当年风光无限不过百年后一堆朽骨,一个早晚被忘记的名字而已。《三续高邮州志》载,乾隆时高邮当铺只有几家,同治时增至11家,光绪后减至5家。人民路上的当铺5排5进,有房屋80多间。就这些枯燥的数字就足以让人脑子构建起一个无比模糊的概念:大。

冬日里,挨着朝南的阳台,懒散随意地躺在椅上,看着窗外的老桑树,枝上早没有了叶子,

一群小鸟栖在枝上,紧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好像树上又长出片片树叶。听着“唧唧啾啾”的鸟鸣,把冬日暖阳贪婪地揽入胸怀,尽情地享受那份温柔的爱和透心入肺的温情。顷刻间,因寒冷而冻僵的手脚、紧绷的肌肤,便会在阳光的爱抚下,变得舒展松弛起来。于是,便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清爽,如入清泉的畅快。舒适惬意的感觉也在全身流动,就觉得这真是为生活而奔波、因工作而忙碌后的最大享受,整个人也变得灵活和精神起来。

冬,不论它的寒风如何地刺骨,它的雾霭如何地愁人,不论它的白天如何地短促,它的黑夜如何地漫长,但仍仍爱它,爱它晶莹透明,爱它使人清醒,爱它给人明志。

冬,天寒地冻,水枯山瘦,给人的景观是独特的冷艳,给人的感觉是离别时的决断。但是,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冬,它为春带来萌动,它为夏带来茂盛,它为秋带来硕果。如果说春有着美妙的旋律,那么冬则配之神奇的音符;如果说夏有着勃发的生机,

我记不下这些数字,可一下子记住了一个名字:和珅。虽然流芳百世与臭名昭著在价值观上是截然相反的。可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个人用自己的恶行穿越了时光,照样将自己的名字刻画在几百年后古旧的历史墙壁上。贪官和珅处心积虑地为自己营办产业、收敛钱财,为自己塑造一个财富的城堡。不知道这位贪官内心里想要的城堡究竟有多大,总是装不下他无尽的贪欲。最后这座城堡建成了,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可却成了囚禁他生命与名誉的围城。

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的围城最后就是他的葬身之地——早上想这些问题似乎不大好。我随友人进了门去,门房里一个妇人与他招呼。他头探进门房里,那看门的老人还在“早上舍不得个热被窝”的高邮俗语里热乎着。我们自己拿了钥匙进得当铺,地上堆满了杂物和生活用品,毫无刚才那些罗列数字所体现出来的繁华,更没有那位贪官经营的大业的气派。

围城已成破城,当铺曾经画地为牢,将所有的财富集聚其中,也将名誉与自由毁于一旦。登上木质的楼梯,上得当铺二楼,方能在回环气派的建筑里找到一点点残余的自尊和气质。这些也和那围城的建造者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切已经被人民民主专政所改造,在人民路上成为一处“国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遗存,墙壁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证明历史早就改朝换代,围城也早就在历史的宽容里解放。

下楼来,又见那一堆杂物,觉得很亲切,这才有老街生活的气息。不料细一看竟然见一本封面破旧的书,书名竟是这两个字:围城。我拾起那书掸了掸满是灰尘,心里很觉得很有隐喻的意味,这个早晨一下子变得意蕴隽永。

出门时,朋友的熟人喊了一句:走啦? 那声音像是从清代当铺的柜台后面传来,深在围城的那些伙计们扯着嗓子喊:破褂子一件,五文钱!

钟情于冬

□ 顾永华

万花凋落一时稳稀,唯有梅花独自香。雾霜雨雪,在腊月隆冬里它们构成了清丽而神奇的图景,它们各显神通把岁寒冬日装扮得独具特色。寒冷的清晨,浓雾笼罩着大地,放眼望去,朦胧一片,人们漫步雾气弥漫的原野,宛如步入仙境。早晨起来,窗户玻璃上凝结着形态各异的霜花,很是好看,走出屋外,对面屋顶被洁白的雪铺满,屋檐挂着长长的冰棱,当旭日东升,光华四射之际,冰棱就慢慢融化收敛,化为水滴。院落外一枝梅花斜斜着直直伸到眼前,淡淡的黄色花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仅一丝丝的幽香,就打开郁闷已久的心窗,让阳光随之透进心房,让身体在寒气包裹中顿生暖流。

钟情于冬,更喜欢冬日暖阳。寻一处僻静的小酒馆,与好友在一起喝上三五盅小酒。然后在轻音乐声中,交交心、谈谈事,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在平和的气氛中,再泡上一杯香香的茶,就这样子谈到日落西山,冷月当空,不觉得寒冷,只觉得暖意融融。

跃马迎春

□ 郭德荣

那密集的蹄声
像鼓点急急地敲

昂首瞩目一往无前
抖擞精神奔向目标
冲破尘封雾锁
壮心何惧路途遙

阳光洒满路
旗帜在前飘
迎来春色满人间
冲天一声长啸